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论海岩小说悲剧人物书写——以 《永不瞑目》、《玉观音》及《拿 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为例

**On The Writings of Hai Yan's Tragic  
Characters : With Special Focus On His *Never  
Rest In Peace, Jade Goddess of Mercy and How  
Can I Save You, My Lover***

科目编号: ULSZ 3094

学生姓名: 阮榭萸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李树枝 师

呈交日期: 2017 年 8 月 11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海岩与研究作品简介	2.
第二节 研究动机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5.
第五节 悲剧定义与海岩悲剧意识书写	6.
第二章 “生死之恋三部曲”悲剧人物塑造	10.
第一节 人物塑造（一）：人物形象与性格之描绘	10.
第二节 人物塑造（二）：生活环境与背景之影响	15.
第三节 人物塑造（三）：悲剧性情节发展之铺垫	20.

第三章 “生死之恋三部曲”悲剧人物设定的多面化与心理转变·····	24.
第一节 悲剧人物设定的多面化·····	24.
第二节 悲剧人物设定的心理转变·····	30.
第四章 “生死之恋三部曲”悲剧人物的艺术特征·····	35.
第一节 艺术特征（一）：突显作品中“人本”的主题思想·····	35.
第二节 艺术特征（二）：强化作品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37.
第三节 艺术特征（三）：彰显悲剧性冲突·····	38.
第四节 艺术特征（四）：揭示人物遭遇及其对命运的追求与反抗·····	41.
第五节 艺术特征（五）：展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43.
第五章 结语·····	45.
参考文献·····	47.
（一）参考书籍·····	47.
（二）参考论文·····	48.

论海岩小说悲剧人物书写——以  
《永不瞑目》、《玉观音》及《拿  
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为例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4ALB06573

日期：2017年8月11日

## 摘要

悲情是中国当代作家海岩小说中的重要元素。海岩小说悲剧人物形象，他们拥有能够使大众心生幻想与爱慕的理想特征。在充满人性冲突的现实束缚之下，他们终究没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结局。尽管他们翻云覆雨的命运在小说中已画下了休止符，令人难忘的形象却已深刻地烙印于人们的印象和记忆之中。海岩小说悲剧人物书写的成功，是其作品在中国备受瞩目的重要原因。此论文研究目的在于发掘海岩极具代表性和个人特色的小说悲剧人物书写，透过文本细读与文献研究的方式，解析海岩悲剧人物形象塑造、多面化、心理转变及其艺术特征。

关键词：海岩小说；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悲剧人物书写及艺术特征

## 致谢

大学生涯受过的恩惠实在太多，使本人的感恩之情满溢于心。首先要感谢的是，为了协助本人完成论文，耐心和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的论文导师，李树枝老师。本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总是从幽默中传递哲理，并为此论文付出不少精力与协助的导师。接着必须感谢的还有一群富有个人特色，教会本人许多知识和人生历练的大学导师和挚友们。因为他们，本人的大学生活才会形成一幅幅有趣和难忘的风光！另外，不得不感谢的，当然还有本人最亲爱的父母和家人，因为他们从不停歇的支持和鼓励，本人才能拥有这三年来美好的大学生活和顺利地完成这部论文。

再者，本人还得感谢当年那个不顾旁人眼光和议论，坚持选择了中文系，心中却一直存有彷徨不安的傻瓜。要不是当初满腔热血和倔强的她，凭着这最熟悉的语言曾带给她的无限震撼与感动而毅然前行至今，就不会有这部论文的诞生。因为三年前的抉择，她得以于书海中穿越古今，寻找那震撼人心的智慧与历史文化遗产。因为这趟学习之旅，她从独自踏上征途，到后来遇见给她无限帮助、支持、鼓励和正能量的导师和战友们，原本孤独的学习路上，从此变得温暖、热闹和疯狂！感谢她最终还是没有违背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才不会让人生多留一份遗憾！

还有，此刻翻阅至此的你。谢谢你的参与，让此论文和它的主人深感荣幸！衷心感谢曾帮助与见证此论文诞生的每一位，愿我们在未来的路上，还能保持着那份追寻理想的勇气和毅力。莫忘初衷，方得始终！

## 第一章 绪论

海岩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拥有编剧、导演、企业家、中国作家协会资深委员暨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会长暨旅馆创办人、北京外语学院兼职教授暨硕士导师、古物收藏家、家居设计师等多种身份。他积极参与各项专业领域，并把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注入文学创作，为作品增添更加丰富的元素。虽然他从小辍学，但凭着自身对创作的热诚、锲而不舍和勤奋的精神，创作出多部经典作品。他从早期至今的多部经典文学作品，都曾被改编和拍摄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亲自撰写剧本，人物形象还原度极高。无论是他的文学作品，或由他经手的影视剧作品，都获得不俗的成绩，使他在中国作家和编剧排行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他曾经当过警察，这段经历使他更轻易地接触到各类刑事案件，从中见惯人情世故和冷暖，并为他提供主要创作灵感。因此，其小说创作题材大多数偏向由警方侦缉案件所引发的故事。尽管如此，他明白若只专注于沉闷的社会犯罪现象和侦缉过程描写，并不足以勾起人们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他往小说中加入了爱情和人性冲突，使作品增添强烈的故事性。除了能够激起人们的阅读欲望，还能引发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自我反省和人性价值观的深思。透过海岩对人物形象的细腻描写，我们可从其作品中感受到人物变化多端的命运、侦缉过程中的悬疑和刺激、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人性写照、理想追求、被命运束缚时所作出的反抗行为和意识等。悲情主义是海岩作品的主要特征，他的小说大部分都倾向悲剧结尾，他拥有深厚的悲剧意识。在他的作品中，爱情和人性真善美是理想追求；悲剧性发展和人性丑恶反映出现实。



他擅于透过人物描写如性格、环境背景、遭遇、心理变化等，表现出丰满的悲剧人物形象。这群悲剧人物在作者多方面的层层铺垫之下，必然地走向悲剧之路。他们承载着各自的生活背景和导致悲剧发生的必然因素，使读者能够贴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无奈与悲哀。《永不瞑目》、《玉观音》和《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以下简称为《爱人》），人们称这三部经典为“生死之恋三部曲”。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悲剧人物书写、跌宕起伏故事情节、耐人寻味的启发等，使它们被列为海岩作品中成就极高的巅峰之作。本文将以其中的悲剧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海岩悲剧人物书写之形象塑造、多面化、心理转变及艺术特征。

## 第一节 海岩与研究作品简介

海岩，本名侣海岩，中国当代作家，其祖籍位于湖南衡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七日，是这位传奇作家在中国北京诞生的日子。他在中国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文学界、影视界与商界极具影响力，他把文学、影视、商业等相互结合，这种文化跨界发展为他取得成功地位。他少年时期“在“文革”的动荡中度过，父母被造反者隔离……从十岁开始辍学并独自生活，起居自由但心灵压抑。”（海岩，2010b: 3）<sup>1</sup> 父母离异导致他深切感受到孤单、寂寞和渴望被爱的心情，间接影响其小说中的悲剧意识。1975年，他退伍之后被安置到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察。（海岩，2013:1）<sup>2</sup> 1983年，他上班途中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时兴起决定写一本书交给出版社出版，由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海岩，2014:3）<sup>3</sup> 1985年，

---

<sup>1</sup> 参考自海岩散文集《其实你蒙蔽世人》。

<sup>2</sup> 参考自海岩散文集《我们的灵魂不过如此》。

<sup>3</sup> 参考自海岩散文集《在孤单的时代谈情说爱》。

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正式面世。之后，他陆续创作出多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他经常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和人性丑恶带来的伤害，并透过各种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来揭示现实社会中的人性复杂。其作品元素主要围绕着警方侦缉案件、爱情、青春成长与蜕变、理想与现实、人性冲突与探索等。（海岩，2002:201）<sup>4</sup> 虽然大部分作品都以悲剧收场，但其悲剧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令人为他们坎坷的命运心生怜悯。他凭着多部经典之作，横扫中国多项作家和编剧大奖，实至名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生死之恋三部曲”，无论是文本或影视成果，都成功引起众多书迷和观众的喜爱。从海岩作品的畅销度，和研究海岩的论文骤然增加的情况看来，“海岩现象”曾在大众与学界引起一股热潮。

《永不瞑目》描写一名法律系大学生肖童，在接受殉职警员的眼角膜捐赠后恢复视力，并且认识了该警员的未婚妻欧庆春，不幸卷入缉毒案件的故事。

《玉观音》刻画出女警安心，在秘密的缉毒行动中历尽风霜、逐渐成长的故事。

《爱人》叙述的是三名都市青年所面临的人生难题，一段纠葛难舍又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的复杂关系所引起的命运抉择。一宗扑朔迷离的杀人案，促使犯罪嫌疑人龙小羽、律师韩丁和经历破产的富家女罗晶晶的命运，产生天旋地转的改变和影响。这三部小说的悲剧人物形象鲜明，他们的性格迥异、生活于不同的环境背景，各自上演着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故事。

---

<sup>4</sup> 参考自海岩自传集《我笔下的七宗罪》。

## 第二节 研究动机

本人对透过人物刻画人性的小说创作深感兴趣，而海岩的专长正是将对人性的透彻领悟，深刻地注入其悲剧人物书写中，促使本人对其悲剧人物书写产生深刻印象。小说中用以刻画人生百态、人情冷暖的人物形象，其独特魅力和充分展现人性冲突的遭遇，导致本人在阅读中被人物吸引并产生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欲望。海岩除了以人性化的角度诠释公安文学，也懂得迎合大众审美需求。在作品中加入当代所渴望的理想追求，同时融合现实主义，使作品不至于太过单调乏味和充满话题性。他认为在这个充满物质和利益追求、缺少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的现实社会中，人们更加向往单纯无害和真挚的情感关系，因此他在作品中为人们创造一个有爱的世界。（海岩，2010b：41）<sup>5</sup>

他通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出人物的纠结与取舍，增强故事的张力。他擅于创造警员的形象，透过作品向大家展现警员在面对人性冲突所作出的抉择，使大众对这种职业产生一种新的认知，并更加了解到警员背后不为人知的辛酸。其作品有着“中国公安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的美誉，象征着“中国公安文学一个新的时期的来临。”（杜元明，1996:125）他以悲剧人物书写，揭示现实社会中人性美好与丑恶并存的现象，展现出人物与人性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物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具有一定水平的人物形象刻画，能使文学作品锦上添花。海岩小说悲剧人物形象，成功使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升华。他的悲剧人物书写生动自然，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成功渲染读者的情感，使它们无论在市面或学界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与研究价值。“生死之恋三部曲”达到海岩创

---

<sup>5</sup> 参考自海岩散文集《其实你蒙蔽世人》。

作成就之巔，从中可见其趋向成熟的悲剧人物书写。以上所述皆导致本人产生研究动机。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探讨海岩小说《永不瞑目》、《玉观音》和《爱人》中的悲剧人物书写。文本细读是一种能够最直接地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主题与技巧、人物设定、时间与空间结构、情节发展等的方法。它不只是让人明白故事表面上所叙述的意思，还能让人透过自身生活经验、对人生的领悟与感受能力和审美态度，从字里行间得到超越字面上的启发和理解。无论是内容的直接表达或隐藏在某些作者透露的讯息中，只要精读文本和从中找出具有代表性和关联性的象征符号，并运用思考与联想能力作出逻辑性判断，就能获取重要讯息如人物性格、背景、行为、思想和心理转变等。因此，本人使用文本细读方式和文献研究法，作为此论文的研究方法，以理解和分析海岩的悲剧人物书写。另外，本人将搜集相关的参考书籍和论文作为辅助资料。

###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学者曾以多种视角作为切入点，研究海岩的叙事结构、艺术手法、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虽然目前暂无以海岩与其作品为主的学术专著和博士论文，但在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中，不少学者都选择海岩和与其相关的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研究视角和主题多元化，范围相当广泛。由于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数量繁多，本文将不予赘述，仅以主要硕士论文进行概述。

对海岩进行较为全面性研究的论文有张军艳〈论海岩小说创作〉（张军艳，2009：1-40）、谭好〈海岩作品与其艺术特点分析〉（谭好，2010：1-63）、张爱坤

〈海岩“生死之恋三部曲”叙事理论研究〉(张爱坤, 2013:1-66)等。以海岩创作特色作为切入点的论文有鲍晓〈论海岩小说中的悲剧类型〉(鲍晓, 2008:1-54)、付鹏〈论海岩作品的悲剧意识〉(付鹏, 2007:1-33)等。对其人物形象进行研究的则有孟琦〈海岩小说人物形象研究〉(孟琦, 2015:1-40)、刘平〈海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模式研究〉(刘平, 2008:1-44)等。

纵观学者对海岩的研究主题,大致上都围绕着以上所提及的主要范畴进行研究。研究成果虽然为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这种研究数量在学界来说还算短缺。目前,学界对海岩这号人物印象不深,对他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因此研究资料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和忽视海岩作品的艺术审美与研究价值,及其悲剧人物书写之独特。因此,本文将海岩小说代表作“生死之恋三部曲”中的悲剧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便能更深入地了解其悲剧人物书写。

### 第五节 悲剧定义与海岩悲剧意识书写

古今中外,众多学者对悲剧的定义分别作出不同的阐释。本人仅选取与海岩小说悲剧意识相符的学者观点,对悲剧定义与海岩悲剧意识书写作出阐述。根据付鹏所指,悲剧“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反映的是一种悲剧性现实。”(付鹏, 2007:3)悲剧性现实指的是人类在现实中,因为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而引起的悲剧情结。悲剧意识“是人类从现实世界到达理想境界的漫长的历史活动中所必然生成的哀怨、忧患和进取精神,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超越所必然经由的精神历程。”(张法, 1989:3)人类在深刻体验和感受到悲剧性现实所带来的冲击后,难免陷入对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勇于直面现实和产生反抗命运、改变现实、超越自我以得到解脱的欲望。“海岩小说中的悲剧给人造成

一种感觉：人的出生、生存本身就是痛苦、就是悲剧……这种观念类似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的诞生，就是罪恶，人生存于世界，更充满了罪与恶。”（余文博，2005:42）纵观海岩小说，悲剧人物往往脱离不了身世背景的影响、在生活中遭受打击而陷入人性冲突、在命运中挣扎和寻求解脱等的经历，其悲剧美学深受东方著名学者鲁迅和西方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的悲剧意识影响。

鲁迅曾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及：“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著，2005:203）悲剧作家的任务，在于将人生中无论具体或抽象，凡是有价值的人事物或精神毁灭过程，呈现于读者面前。海岩创造出理想中的美好人物，却又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置入悲剧性背景、情节、人物关系和冲突之中，一一摧毁。“小说通过众多无辜的、纯洁的少男少女被某种外在的丑恶力量所扼杀和毁灭的过程，在作品中力图揭示出时代的弊病。”（付鹏，2007:28）透过文本解读，可见海岩经常把美好的人物、理想与精神逐步毁灭的过程，赤裸裸地摆在读者的面前。这种毁灭过程不仅符合鲁迅先生对悲剧作出的定义，也成功提升故事张力和激起读者的怜悯与恐惧。

亚里斯多德在《论诗》中提到：“悲剧摹仿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由处于活动中的人来完成的，这些人必然具有某些性格和思想……”（亚里斯多德著、苗力田主编，1996:650）悲剧的形成是因为人物性格和思想，影响其抉择和行动，使我们可透过人物活动来判断其性格和思想。悲剧是“对一种活动、生活和系于活动的幸福与不幸的摹仿……活动使人物幸福或不幸。”（亚里斯多德著、苗力田主编，1996:650）塑造悲剧人物的重点之一，在于作者如何摹仿人物的活动和生活，进而导致人物走向悲剧之路。此外，他也说明“悲剧不仅摹仿完整的行动，而且摹仿能引发悲痛和恐惧的行动。”（亚里斯多德著、苗力田主编，1996:655）

人物必须因为某种行为和处境而引起人们的悲痛和恐惧，悲痛使人产生怜悯；恐惧使人感到震撼，由此达到悲剧效果，而且还需具有特定条件如：

“不能使善良温和的人物由好运转入厄运，这不足以引起恐惧或同情，只能使人厌恶。也不能使恶棍由厄运转入好运，这会失去悲剧之为悲剧的风格，既缺乏悲剧所必需的东西，又没有人情味，也无法唤起同情或恐惧。也不能让一个十足的无赖由好运转向厄运，这样的结构或许会有一些人情味，但决不会引发恐惧或同情之心，因为同情是由不应得到厄运的人引起的，恐惧是由像我们一样的人引起的。同情是对不应得到不幸的人的同情，恐惧是对像我们一样的人的恐惧。”（亚里斯多德著、苗力田主编，1996:659）

作者必须顾虑上述条件，不能随意或强行更改人物的命运或处境，才不会使人物与情节发展偏离悲剧的主旨。他还补充道：“最令人惊诧的偶然事件往往是那些似乎在表现某种特殊用意的偶然事件。”（亚里斯多德著、苗力田主编，1996:656）由此说明突发情节安排，能使作品犹如神来一笔。这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似乎隐约给读者带来一种讯号，引发读者对情节发展的猜测与好奇。

海岩小说不仅达到以上提及的悲剧定义及条件，其“悲剧基调基本上遵循了西方悲剧美学理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理论。他笔下展现了一系列有过失的平常人所遭遇的悲剧命运及其反抗行为。”（余文博，2005:42）小说内容不仅融合中西方学者对悲剧的观点，还表现出个人的悲剧意识。海岩小说“悲剧性主要体现在爱情凄美短暂，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悲剧性的根源在于人物命运的冲突，人性的冲突，价值观、道德观的冲突。”（徐芬、庄宗荣，2006:129）作者以各种悲剧性冲突如正与邪、情与理、生与死等的二元对立因素，向读者揭露在这利益至上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力图引发读者的反思。

海岩小说“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对作品人物形象的怜悯和同情，引发受众反思现有社会道德，剖析自身的情感世界，思考自身生存价值，尊重个体生命，领悟现实意义，并在潜移默化中追求人性的真善美。”（李娜，2015:7）作者透过悲剧宣泄思想与情感、对冷漠无情的现实社会人群进行人性教化，意图唤醒人们的悲剧意识及对生存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重视。“海岩将诸如真、善、美等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以毁灭性、否定性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与观众，使受众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痛苦与悲哀的心灵冲击，并从中体验悲剧美的本质”（李娜，2015:7），以此强化对美好理想与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和对人性丑恶的厌恶与反省，形成“展现理想的同时，不忘批判现实社会”的悲剧意识。



## 第二章 “生死之恋三部曲” 悲剧人物塑造

海岩小说悲剧人物，集理想和现实于一身。他们拥有符合大众理想的样貌、特质、性格、背景、职业等，表面上看来近乎完美，令人称羨；然而，在面对现实诱惑、人性冲突和命运束缚时，他们也会像常人一样容易迷失自我，犯下过错。他们是理想的化身，也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在海岩小说中，人物形象与性格、生活背景与环境 and 情节发展，是其悲剧人物构成的主要元素，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衬托，进而表现出形象丰满的悲剧人物。

### 第一节 人物塑造（一）：人物形象与性格之描绘

海岩小说悲剧人物形象，大多是一群正值青春的青年男女，他们长着一副令人神魂颠倒的相貌和拥有一段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这种梦幻情人的形象，使人物魅力大幅提升，与他们犯下的过错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因为性格与行为缺陷，使他们承载着沉重的悲剧色彩，也使他们更加贴近现实和人性化。

《永不瞑目》里的女警欧庆春“无论在中学还是在警院，都是公认的校花。虽说岁月无情，可毕业那么多年了，除了举手投足增加了些成熟和老练外，她脸上既不擦油也不打粉，却怎么也老不下来。”（海岩，2010c：5）她这张漂亮、清纯、和年龄不符的脸，导致追求者不计其数。与她陷入热恋的大学生，肖童，也拥有一副英俊帅气的面孔。庆春的未婚夫意外殉职，其眼角膜捐给了肖童。当庆春第一次到医院探望肖童时，看见“纱布几乎缠住了那人的半个脑袋，但从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这张脸的年轻和俊朗。”（海岩，2010c：10），英俊的脸庞使他极受女性青睐。富家女欧阳兰兰长得眉清目秀，“是个“冷美人”式的女子。”（海岩，2010c：43）她迷人的外貌下，却隐藏着足以

毁掉肖童大好前途的蛇蝎心肠。《玉观音》里的女警安心有着“细嫩的皮肤，小小的鼻子，嘴有点翘，眼睛黑白分明，眉毛既清晰又干净，有点男式的英武。”（海岩，2010d：19）清纯迷人的外貌，让人很难联想到她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及其不可告人的刑警身份。和她相恋的青年杨瑞“有一张让所有女孩儿都过目不忘的脸”（海岩，2010d：6），而与她发生婚外情的毒贩毛杰“是一个外形很酷的小伙子，是一般女孩儿都会一见倾心的那种小伙子。”（海岩，2010d：116）《爱人》里的男律师韩丁“从小生得唇红齿白，打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周围女孩们秋波频送的目标。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更是学校里的大众情人。”（海岩，2010a：5）对秀台上那位高贵优雅的女子念念不忘的韩丁，在初见长得赏心悦目和气质独特的女模特罗晶晶后，便对她一见钟情而不由自主地陷入相思之苦。龙小羽“有一张能让女孩儿心仪的脸，眉目清秀但不乏男子汉气质；皮肤黝黑但健康光洁，这是一副很容易让女孩产生冲动和幻想的形象。”（海岩，2010a：118）这群悲剧人物的外表近乎完美，英俊潇洒、漂亮迷人，是这群青春男女主人公的外貌特征。

在性格方面，他们有着令人着迷的个人特质，也有着造成悲剧的缺陷。海岩不愿把他们塑造成完美的人，而是透过美中不足的他们描写人性弱点。英国学者 E. M. 福斯特把人物分成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形人物以单独概念或单一特征和存在目的形成；圆形人物则以较为复杂的概念、特征和存在目的形成。（E. M. 福斯特著，朱乃长译，2002:175）海岩悲剧人物大多倾向圆形人物发展，他们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面化：无论正反面角色，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形象多变。这群人物是“有其独特个性，包括隐秘的内心情感波澜，生动而丰满的艺术形象。”（海岩，2002:74）作者细心揣摩和描写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活

动，使小说更加细节化和富有真实感。他们带有隐藏性的悲剧性格<sup>6</sup>（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著，程朝翔、傅正明译，1992:3），从而形成悲剧。

《永不瞑目》里，肖童是个阳光开朗、天真活泼、充满自信、桀骜不驯、热情奔放、富有正义感、渴望被爱、愿为爱情奉献与牺牲的少年。他在大学形象佳，口才出众。（海岩，2010c：34）一次意外导致他差点失明，导致他无辜被卷入一场缉毒行动，成为替警方剿灭毒贩的线人。（海岩，2010c：94）为此他不幸染上毒瘾，一个形象良好的大学生从此沦为尊严尽失的瘾君子。他开始变得自卑、绝望、颓废、懦弱、敏感和容易动摇。（海岩，2010c：216）成功戒毒后，他又忍不住诱惑再度染上毒瘾。在不断的沉沦、挣扎、警醒中，他凭着对爱情的信仰和日月累积的爱国主义，牺牲自我，协助警方成功捕获毒贩。他是富有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为了爱情和理想甘愿付出一切代价的悲壮人物。

欧阳兰兰生于毒贩之家，个性奔放、娇媚、性感、冷艳、霸道、强悍、自尊心强烈和蛮不讲理。从小被父亲当作掌上明珠的她，恃宠而骄，只要是她认定的目标，即使不择手段也要达到目的。她初见肖童便对他产生爱慕之情，对他展开疯狂的追求：名车接送、教他开车、送他名车、酒吧和游戏机开销一律全免等。（海岩，2010c：63）她行事歹毒、心狠手辣、不计后果，强烈的占有欲使她即使得不到肖童的心，也要亲手毁掉他。她串通酒吧店员诱骗肖童吸毒（海岩，2010c：203），害他误入歧途，身心灵遭受摧残。她趁肖童毒瘾发作时威胁他留在她的身边，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逼迫他做出身不由己的事。她

---

<sup>6</sup> 悲剧性格：一种性格内部充满深刻矛盾的性格，在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意识与潜意识，自我（ego）与他我（alter ego），善与恶，美与丑等对立因素的激烈厮杀，加上外在世界的洪波巨浪的冲击，每每使得他性格中的正面因素遭到否定，从而导致他的毁灭，并使他带上悲剧的审美意义。

个性虽主动、讲义气、对爱情坚定不移，但却为了满足私欲作出残害别人和无视道德的举动。

《玉观音》里的安心，个性善良、温柔、体贴、仁慈、温和、积极、干练、坚强，集所有理想女性特征于一身。她看似长得清新脱俗的平凡女子，实际上是名警察。她在和收入稳定、比她年长许多的官二代张铁军结婚后，因为精神空虚而与年轻帅气的毛杰发生婚外情。（海岩，2010d：110）她没想到毛杰竟然是个毒贩，还对他隐瞒已婚身份，她在一场缉毒行动中导致他家破人亡。为了复仇，毛杰杀害张铁军（海岩，2010d：190），也害死他和安心的孩子（海岩，2010d：322）。后来她遇上愿为她付出真心的男子杨瑞，却因为曾经带给他太多伤害而选择独自离开，再次投入危险的缉毒行动中。

毛杰个性内向、不善言谈、潇洒不羁、向往理想中的生活。他认为有钱，才能换来成就、事业和爱情。（海岩，2010d：68）凭着仗义的性格，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地为安心解围，使安心对他产生好感。任谁也想不到这样一名英俊迷人、体型健硕的青年竟是一名毒贩。面对安心时，他可以毫无警戒心地露出真挚的笑容。（海岩，2010d：69）单纯天真的他，在误以为安心贩毒时，还担心和焦虑地劝她不要再干这种事。（海岩，2010d：133）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安心竟然结过婚、对他隐瞒警察身份、害他家破人亡。安心的欺骗、背叛和谎言，使他遭受伤害和失去理智，变成心狠手辣、一心只为复仇的杀手。从牢狱中被释放的他，成为冷血无情、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他曾真心爱过，却被安心无情伤害，因此才会表现出反差极大的性格和行为。

《爱人》里的韩丁是一名优秀、专一、善良、宽容、理智和富有责任感的律师。一场杀人纠纷案使他发现，嫌犯竟是女友罗晶晶的前男友，龙小羽。（海岩，2010a：82）女友哀求韩丁为小羽辩护，他因为女友对小羽的余情未了、同情和悲伤产生愤怒、嫉妒和不解，鄙视和厌恶小羽的所作所为，一度想放弃当他的辩护律师。（海岩，2010a：109）在审讯过程中，容易心软的他竟被小羽的身世打动。（海岩，2010a：131）面对爱人的屈尊乞求和律师职业道德的影响，他最终还是选择尽力替小羽进行辩护。拯救爱人前男友的他，同时也在拯救他和爱人之间的关系。他最终回归理智，尽显深情爱人与专业律师的形象。

出身贫穷的龙小羽，少言寡语，但谦恭有礼，个性单纯、善良、被动、讲义气，乐于助人。（海岩，2010a：139）品学兼优、孝敬长者和好学上进（海岩，2010a：124）的他，在父亲的教诲下常怀着感恩的心，拥有深重的责任感。对他有好感的乡村女孩祝四萍，经常给他送饭和棉被，对他极为关心。（海岩，2010a：139）小羽为了报恩，经常替四萍照顾她生病的母亲。（海岩，2010a：140）缺乏道德观念和贪得无厌的四萍偷了工厂的金箔，还一度以“良心捆绑”的方式，迫使和唆使龙小羽作出违背个人意愿的事情。（海岩，2010a：141）他为昔日情分，一度忍让四萍的恶行。优柔寡断的个性，使他无法摆脱四萍的威胁和纠缠。饥饿与贫穷使他形成心理的压迫和精神的屈辱。直到遇上富家女罗晶晶，彻底改变他昔日潦倒的生活。为了追求理想生活，他承认自己移情别恋，爱上这个比四萍有钱、有文化、有礼貌和单纯无害的女孩。（海岩，2010a：121）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忍不住将四萍杀害。他的善良和义气终究抵不过残酷的现实力量，造成他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他是典型的被强大的社会力量逼迫和压榨，而导致悲剧的低下阶层人物形象。

这群人物的性格缺陷、判断错误和行为过失 (Hamartia)<sup>7</sup> (C. Hugh Holman, William Harmon, 1986:230), 或悲剧缺陷 (Tragic flaw)<sup>8</sup> (C. Hugh Holman, William Harmon, 1986:507), 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悲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 通常是由于主人翁在有所不知或判断错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所致, 亦由于他采取此一行为而导致身败名裂。” (吕建忠、李奭学编译, 1988:63) 作者透过刻画人物的性格缺陷、判断错误和行为过失, 表现出悲剧缺陷所带来的弊病, 以此告诫人们关于道德价值观和人性真善美的可贵和必要性。

## 第二节 人物塑造 (二): 生活环境与背景之影响

人物的性格、思想和行为, 与其生活环境与背景可谓息息相关。“任何一个人物, 都只能是一个特定时间、空间中的存在, 小说中人物的行动、由人物行动构成的事件, 也都是在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成的。” (王耀辉, 2005:142) 人物行动的空间, 指的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与背景。生活环境与背景对人物的性格、思想、行为、道德观和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为“人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而成为一个孤立的存在……任何人都必然地要与他所处的环境构成某种关系状态。” (王耀辉, 2005:143) 我们可透过人物的生活环境与背景提供的线索, 发现其性格、思想和行为的形成和导致悲剧的因素。海岩小说悲剧人物的生活环境与背景, 促使他们的性格、思想和行为带有悲剧倾向。

《永不瞑目》里, 肖童那身为科学家的父母长年远居国外, 他们把职业看得比孩子更为重要, 导致他在极少感受到家庭温暖和缺乏关爱的生活环境中

---

<sup>7</sup> Hamartia: The error, frailty, mistaken judgment, or misstep through which the fortunes of the HERO of a TRAGEDY are reserved. Hamartia may be the result of bad judgment, bad character, ignorance, inherited weakness, accident, or any of many other possible causes.

<sup>8</sup> Tragic flaw: The theory that there is a flaw, error, or defect in the tragic HERO that is the cause of his or her downfall.

孤独成长。（海岩，2010c：10）他们为科研付出了毕生心血，却忽略了与孩子的相处。他们极少参与肖童的成长过程，也不了解儿子的生活作息。庆春去医院探望肖童时得知：“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没人管他……他没有兄弟姐妹，他动手术那两天他妈从国外赶回来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海岩，2010c：11）即使他们为肖童提供住所和生活费，但还是弥补不了他的心灵空虚。肖童说过：“他们呀，从来就不管我。我爸只关心他的实验室，我妈只关心我爸，他们从来不关心我。我瞎了，两只眼睛都瞎了，可他们还是舍不得在德国的实验室。他们只是寄钱来。”（海岩，2010c：19）从小被迫学习独立和缺乏安全感的他，渴望爱与关怀。成熟、温柔和干练的庆春，让他神魂颠倒。因为对庆春的爱，导致他加入警方线人的行列而导致其身败名裂。

身为燕京大学法律高材生的他，受过高等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渲染。他代表法律系参加演讲比赛，题目是《祖国啊，我的母亲》。为了不辜负老师和同学对他寄予的厚望，他不分昼夜、随时随地都在背诵着那篇歌颂祖国的伟大及充满爱国意识的演讲稿。起初，他对那篇演讲稿的内容极为嫌弃。他认为它“实在是抒情得过分了……要是谁真把自己的母亲感慨得这么肉麻，母亲肯定会觉得你并不爱她。”（海岩，2010c：82）在经过不断地反复朗诵后，他竟逐渐被那篇演讲稿打动。比赛前夕，他除了能把那篇演讲稿倒背如流和朗诵得慷慨激昂之外，还对它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就像念经也能陶冶灵魂一样，朗诵得久了，他对祖国母亲的爱戴和仰慕，也真的变得虔诚起来。”（海岩，2010c：83）在生活中逐渐累积的爱国主义和道德观，使他在沉沦中觉醒，最终成为甘愿为国家和人民牺牲的悲剧英雄人物。

欧阳兰兰在受到父亲宠溺和耳濡目染之下，养成唯我独尊的个性，经常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她知道父亲为了让她过上优越的生活，才会不惜牺牲精力、冒着生命危险贩毒。“如果说，当她最初明了这内幕时还曾有过一丝恐怖和罪恶感的话，那么现在，在她知道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她垒造幸福的时候，她除了在感情上体会到父爱的温暖之外，再也不去想别的什么了。”（海岩，2010c：196）纵使她明白贩毒是违法的，但能让他们过上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的生活。只要父亲的事业受到威胁，那他们的富裕生活便不复存在。为了家人决不妥协的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进行不法勾当，却始终无法作出大义灭亲的举动，最终只能怀恨与背叛她和父亲的肖童同归于尽。

《玉观音》里，安心为了执行任务而被迫离乡背井，独自生活。在孤独和寂寞的冲击下，她犯下出轨的错误。“安心所在的南德市缉毒大队，是个以潘队长为领导的低调的英雄团队，默默奉献，不问姓名。由于缉毒工作的特殊性，甚至连执行任务时家人都不能告知，英勇牺牲后也享受不到应有的追悼和荣誉。”（孟琦，2015:22）缉毒刑警必须隐姓埋名，以免在办案过程中牵连无辜的人。尽管她无时无刻被危险和困难包围，但还是必须孤身作战。她的过失“体现了在孤苦无依的生存环境中，安心急于寻找心理依托的弱者地位。”（孟琦，2015:23）缉毒刑警的身份和过失，使她注定无法像常人一样过着平凡的日子，只能一辈子活在自责和内疚中。

毛杰的悲剧因素来自家庭背景、思想观念和教育程度。他的父母和兄长皆靠贩毒维持生计，从小耳濡目染的他，说好听是替家族“打理生意”，实际上也是名毒贩。“毛杰的家是一栋独立的院落，这种“三间四耳倒八尺”的院子在南德是一种富裕的象征……多少有点穷人乍富的堆砌，杂乱无章，缺乏协调感，看得出



有钱也看得出没文化。”（海岩，2010d：67）毛杰的家庭富裕，来自违法的贩毒行动。他的家人为了迅速获取钱财不惜违背道德观念，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极为看重金钱的价值。他认为用钱可以换来真挚的爱情，他曾让安心辞职跟着他浪迹天涯。无奈，他遇上的是一个绝不会为了金钱而放弃事业的独立女子，他们在生活背景、思想观念和教育程度上都有着差异和冲突。“他讨厌整天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而愁眉苦脸的样子。”（海岩，2010d：68）缺乏道德与文化意识的他，极为排斥脚踏实地的生活，而倾向一劳永逸的获利方式。教育程度落后的他，也是导致其道德与文化观念薄弱的原因。

《爱人》中的韩丁是名刚踏入职场不久的北京青年，对律师这个职业充满热诚与期待。他家境中等，父母拥有固定的收入，从不需要他挣钱养家。他不曾有过为了生计而烦恼的日子。父母从他出生起，就为他规划好一切衣食住行等的必需品：

“韩丁刚大学毕业，还算实习律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两千元，好在他们单位每天提供免费午餐，晚上他再隔三差五地回父母家白吃一顿，连他住的那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也是父母买的公房，每月的物业管理费都是父母单位按规定报销的。他那两千块钱实际上等于他每月的零花。”（海岩，2010a：48）

从小过惯衣食无忧的生活，使他不曾感受过贫穷和饥饿所带来的压迫、自卑和屈辱，因此他无法理解小羽为何会在逼于无奈的情况下杀害四萍。他起初对龙小羽充满怨恨，面对爱人不惜抛弃尊严、苦苦哀求，他却狠不下心拒绝这场官司。后来，他逐渐了解到他们因为生活背景而导致思想观和道德观的差异，最终还是恢复理智替小羽翻案。

小羽和四萍的存在，展现出现实社会中人们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和贫富悬殊的现象，对低下阶层人物所造成的压迫和伤害。悲剧源自他们卑微、软弱和无助的低下社会地位。他们来自极为贫穷的家庭，父母皆属工人阶级，运气不好时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他们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抛弃尊严的日子，是没有经历过贫困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四萍的父母指望女儿出城挣钱养家，无料她却被人谋害身亡。“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和忧郁。”（海岩，2010a：11）他们缺乏教育和文化素养，只能任人摆布。尽管他们发自内心想为女儿讨取公道，最终却什么都得不到，只能沦为被恶人唆使的弱者。龙小羽的父母在他童年时期离异，母亲跟一个有钱人走了之后，渺无音讯。父亲为了他不再重婚，独自抚养他长大，“以前在一家锡器厂当工人……后来开不下去就把工人都裁了……他从小喜欢听绍剧，自己也唱，从锡器厂出来以后就找了几个凑钱拉了个绍剧班子。”（海岩，2010a：129）尽管家境穷苦，父亲却坚持不让他学戏，拼命演出和贷款只为让他念大学，他认为儿子应该继续升学，将来才会有出息。后来父亲脑溢血身亡，他没钱交学费而中途辍学。为了生计，他迫不得已把房子也卖了，租船载人过河以赚取生活费。贫困使他对物质产生强烈的欲望，不顾一切力争上游，以逃离昔日不堪的生活。

生活环境与背景往往给小说人物带来不小影响，正如海岩小说悲剧人物，他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从而产生各异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在这群生活背景存有差异的人们之间，必然产生无可避免的悲剧冲突。

### 第三节 人物塑造（三）：悲剧性情节发展之铺垫

情节发展的设置对整部小说而言，可谓举足轻重，其主要功能在于突显人物刻画。作者通过“情节展示方式，使人物行为动机、心理意向，随着情节的自然发展逐渐明晰且得以凸显。”（王耀辉，2005:146）情节的功能在于展现和刻画人物，并叙述整个故事的发展趋向。“海岩小说的情节可谓是悬念迭起、跌宕起伏。疑点层出不穷，谜团层层剥开，人物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在讲述故事时，海岩绝不和盘托出，而是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余文博，2005:42）他透过出其不意、充满悬念和故事性强烈的情节发展，展现出人物在面对各种情景时的冲突、矛盾、抉择、蜕变与成长。

《永不瞑目》的肖童因为替辅导老师刷墙而伤了眼睛，因而认识眼角膜捐赠者的未婚妻欧庆春。庆春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使他无法自拔地爱上她。庆春刚开始只把肖童当作缅怀未婚夫的对象，以姐姐对待弟弟的方式照顾他。无料这个男孩竟对她动了真情，毫无忌讳地向她告白和展开追求，她在相处中逐渐感受到肖童的真诚。“当这个富有青春朝气、单纯天真的肖童出现在她面前，并且执著地充满着旋风般的浪漫激情撞击她的感情大门时，使她那久埋在心快要湮灭的青春幻梦重又唤醒。”（任亚茹，2009:112）身为警察的她总是以一副坚毅的模样示人，但那都只因为职业需要，使她把自己炽热的心严密封闭。肖童的浪漫和激情，使她仿佛重新找回年轻时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连她自己也没料到，对肖童的爱意早已在心底悄然萌芽。

肖童为了替退休副教授郁文涣撑场面而假冒相亲对象，无料竟引起欧阳兰兰的爱慕。兰兰和肖童的互动被警方发现后，庆春作为警方代表不断地对肖童进行劝说，希望他成为警方线人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奉献。

“肖童把欧庆春当偶像来崇拜，对她的爱使他愿意为她去做一切。他之所以愿意做“色相间谍”深入欧阳兰兰家，完全是为了欧庆春……他和兰兰交往是演戏，为了真爱才这样做，竭力避免与她亲热和发生关系，自控能力好得好像不是男人。”（吴修成，2006:8）

肖童对庆春的爱极为深沉，即使出卖色相和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为了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他选择隐瞒染上毒瘾的事实，独自强忍毒瘾带来的痛苦。为了捍卫尊严，他坚持不以偷窃和抢劫等的不法手段购买毒品，而是透过卖血换取金钱，直到手臂上的针孔过多而引发医护人员的注意为止。好不容易戒毒成功，为了协助警方再度深入虎穴的他，被迫再次吸毒。在毒瘾发作、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他与兰兰发生性关系。第二次戒毒后，兰兰怀孕的事实使他再次受到打击，这回他彻底绝望、放弃人生，再度吸毒。理想爱情的破灭和对人生的绝望摧毁了他的意志力，使他一度沉沦。凭着对爱情和爱国主义的信仰，他最终从沉沦中觉醒，在缉毒行动中奉献自我、壮烈牺牲。

《玉观音》中的安心“是边陲小镇的一名警花，又是省跆拳道冠军。她与厚道朴实的高干子弟张铁军恋爱，又邂逅了英俊潇洒的毒贩毛杰，不久她理智地结束与毛杰浓烈的恋情，却无意中留下了与毛杰的孩子。”（刘平，2008:5）在一次缉毒行动中，她和毛杰意外获知彼此的真实身份。身为刑警，她不能因为曾和毛杰有过一段恋情而假公济私，在面对情与理的冲突下，她终究选择了后者。被欺骗和背叛的毛杰，出狱后立即展开报复行动。安心的丈夫在这场报复行动中死亡。历经风雨的安心虽然已身心俱疲，但还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认真地生活。

杨瑞曾过着一段挥霍无度、玩世不恭的生活，为了私欲和利益而出卖自己的情感，结果换来牢狱之灾。他和安心属同一类人：在犯下错误而遭受报应后，才明白平淡的生活，才是最终的向往。他们的这段爱情是理智的、是成熟的：“双方为了爱情完全不在乎外在的利益、金钱和地位。他们的爱是为对方全力付出、不怕任何苦难甚至可以牺牲生命的真爱。”（吴修成，2006:10）他们在对方的身上找到爱情的真谛：不再只是一味索取，而是懂得为对方付出。始终放不下仇恨的毛杰，一心只想向安心寻仇。他不知道小熊就是他和安心的亲生骨肉，间接导致小熊意外死亡。他欲对安心下毒手时，被枪毙于潘队长的手下。安心因为无法逃避对丈夫和小熊的自责和内疚而选择离开杨瑞，回归警队并隐姓埋名。杨瑞为了寻找安心而展开一段漫长的旅途。

《爱人》中，韩丁首次到平岭办理律师所接到的委托人案件。他因此邂逅保春制药厂董事长千金，罗晶晶。父亲才刚逝世，又被宣告破产的晶晶，屡次遭受打击。对其产生怜悯的韩丁，供她吃住，两人迅速发展成情侣。两人看似甜蜜的生活，却被韩丁突如其来的发现打破了。他处理的杀人案中，杀人犯竟是晶晶的前男友，龙小羽。晶晶为了前男友不顾韩丁的感受，哀求他拯救小羽。韩丁对晶晶的动摇感到愤怒，对小羽产生嫉妒。后来，韩丁逐渐理解小羽的生活背景，对其谅解有加。小羽坚守个人原则和道德底线，而贪得无厌、毫无道德底线的四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作者“特意为其设置了在一场车祸后虚张声势、借机讹诈罗晶晶钱财的情节，又不惜笔墨渲染了祝四萍为得到承包工程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胁迫利用龙小羽的阴谋”（海岩，2002:46），展现四萍贪婪、无耻和缺乏道德价值观的一面。在受到四萍的威胁和强迫下，担心爱人和其前途受影响的小羽，选择抛弃最后的个人原则和道德底线，杀害四萍。尽管韩丁

费尽心思把他从刑场上救出来，但他却因为良心受到谴责而无法释怀，最终自杀身亡。“让从刑场上侥幸生还过一次的龙小羽在东窗事发后静静地死于怀念和忏悔之中，这种死法对读者与观众的“杀伤力”比将龙小羽依法再度押上刑场要大得多。”（海岩，2002:50）小羽之死使晶晶陷入痛苦，她最终因为放不下小羽而选择离开韩丁。

悲剧性情节发展是作者为塑造悲剧人物的层层铺垫。若没有特定情节的展现，就无法形成人物命运多端和迈向悲剧的完整过程。海岩以颠覆时间顺序和不按常理出牌的穿插叙事模式，刻画出充满悬疑、张力和扣人心弦的情节发展，展示这群悲剧人物令人怜悯和恐惧的坎坷遭遇。

### 第三章 “生死之恋三部曲”悲剧人物设定的多面化与心理转变

承接第二章节所述，本人将在此章节更为深入地探讨海岩小说悲剧人物设定的多面化形象与心理转变。由于第二章节的研究成果仅展现出较为表面化的人物塑造，为了展示海岩小说人物设定的复杂性，此章节将更进一步探视人物的多重性格与心理。英国学者 E. M. 福斯特曾提到：

“小说的特点在于：作者不但可以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谈论其人物，或者，当人物在进行内心独白的时候，让读者在一旁倾听，而且作者也可以由自己来谈论其人物。作者能够进入到人物的沉思默想之中，并且，能够从那个层次更加深入进去，窥探他们的潜意识。”（E. M. 福斯特著、朱乃长译，2002:225）

作者可创造并操控人物形象、思想和潜意识，在塑造人物的同时，或许作者已不自觉地走进人物的生命：和人物一同经历、感受、矛盾、思考、抉择与成长。对于悲剧人物的塑造，海岩设身处境于不同人物的立场，深度揣摩人物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描绘出这群悲剧人物形象之复杂和心理转变的趋向。

#### 第一节 悲剧人物设定的多面化

人类是一种无论在心理、思想和行为上，都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生物。

“小说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出性格复杂的人物。”（利昂·塞米利安著，1987:138）经典人物形象必须存在多面化的性格与特征，才能使作品富有感染力和艺术价值。“人物单有某种性格状态还不足以达到鲜活程度……有的复杂形象，其性格因素众多，呈多重组合状态，让人觉得真实而生动。”（张永刚、董学文，2001:168）多重性格的设定，能够营造出较为贴近现实的人物形象，毕竟人类

通常存在着复杂的外在或内在特征。外在特征容易被人发现；内在特征则潜藏于人类的思想或潜意识中，较难被发现。海岩小说悲剧人物属圆形人物，人物形象的设定“是立体的是多面的，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有发展、变化，而且真实可信。”（付鹏，2007:6）在面对不同的时间和处境时，悲剧人物将展现出其多面化的形象。根据逻辑性情节铺排而展现出不同的悲剧人物形象，不仅增强人物描写的可信度，也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永不瞑目》的肖童就是拥有多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性格中稚气与狡狴并存，正义感与好奇心杂糅，他在沉沦中挣扎，在奋发中警醒。”（海岩，2002:74）在爱情面前，他是个天真善良、存有赤子之心、敢爱敢恨的大男孩，为了爱人可以赴汤蹈火。他“从小就是让人伺候惯了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没受过任何苦。”（海岩，2010c: 28）从小娇生惯养的他，为了爱情竟然愿意当线人，不惧危险的深入虎穴。即使受尽委屈和折磨，为了遵守与爱人的承诺，他默默地独自承受痛苦。为了得到兰兰的信任，他不惜隐瞒身份和降低尊严，竭尽所能完成她各种无理取闹的要求。在经历过吸毒、戒毒、尊严尽失的风波后，他一改以往的稚气和懦弱，果断和勇敢地回到欧阳家搜集罪证。然而，他却同时有着好奇心重、爱慕虚荣的个性。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兰兰的名贵轿车吸引。“墨绿色的“宝马”扬起一阵烟尘无声地开走了，充满诱惑的红色尾灯展示着迷人的奢华。肖童一直目送那尾灯在视线中消失，才返身上楼。他并不是送欧阳兰兰，他只是喜欢“宝马”。”（海岩，2010c: 64）被物欲冲昏头、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心的他，毫无悬念地走向兰兰为他设置的圈套。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彻底堕落，在几度沉沦中想起爱人的嘱咐和道德信仰，最终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为自己赎罪。



兰兰固然有其心狠手辣的一面，却仍存有可怜与无奈之处。她热情、勇敢和开放，“漂亮、率真，又多了些许自信、泼辣，当她爱上肖童以后，不顾一切，为爱痴狂。虽然她是以反派形象出现，但她这种对爱执着、不惜牺牲一切的悲剧性女性，在文学接受价值上已经获得受众的认可。”（张引，2007:102）比起含蓄腼腆的庆春，她的行事作风更为爽快直接、豪放大胆，只要是她认定了的事情就要立即办到，并且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海岩笔下的人物，爱恨情仇都非常强烈，尤其是恨，他总能合情合理地铺垫到深仇大恨的程度，即便如此，那恨还是因为柔情而起，深情而生，因而那股恨又让人百转千回。”（杨葵、李雁刚，2008:104）所谓万般心态，皆由爱起。兰兰的嗔痴、嫉妒、怨恨，导致她作出错误判断而对爱人痛下毒手，然而这一切皆来自对肖童执着的爱。在无数次被肖童冷漠对待后，她终于失去理智，疯狂的占有欲促使她作出各种伤天害理，有违道德观念的行为。

《玉观音》的安心虽集所有理想女性特征如温柔、娴熟、善解人意、宽容、隐忍等于一身，但她个性中也潜藏着不甘寂寞、渴望爱情和追求刺激的一面。早期她远离家乡，独立生活，在寂寞难耐时遇见风流倜傥的毛杰而出轨，之后再与落魄青年杨瑞相恋。“安心的美丽善良与她在大大非面前所犯的迷糊两者叠加，正好透射出这个角色身上潜藏的病态美。”（刘洁琼，2007:45）她是能够临危不乱地在危险前线上抗敌的女警；是在面对命运带来的悲痛折磨，仍旧豁达开朗的单亲妈妈；也是在屡受伤害后，面对爱人依然可以笑得单纯、仿佛情窦初开的女子。独立、坚强、寂寞的日子久了，她也渴望被爱和勇敢追求理想中的爱情。杨瑞让她觉得自己终于遇见对的人，当他因为旧情人的报复而入狱，“安心为了救杨瑞出狱，回父母家长跪不起，父母把房子都卖了，加上多年的积

蓄让她拿着倾家荡产所得的 28 万元去救杨瑞。”（吴修成，2006:10）她同时是个为了真爱可以牺牲名誉与尊严的女子，即使杨瑞没有金钱和地位，她仍然选择与他同甘共苦。

杨瑞是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追求自由、刺激，夜生活频繁。由于长相俊朗和幽默热情的个性，身边总不缺美女的围绕。当厂长的父亲给他提供资金，让他度过一段极为挥霍的日子。他花着父亲赚来的钱，却丝毫没有羞愧之意，可见其不够成熟、玩心重的一面。多情的他处处留下情债，导致安心和他在一起后不得安宁，除了遭受陷害，还要想办法把他从狱中救出来。“安心的温柔、慈爱和体贴感化了公子哥杨瑞，让他成长为一个专情稳重、甘愿为心爱的女人赴汤蹈火的成熟男人。”（张军艳，2009:9）在与安心相处的日子里，他学会了身为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和担当。他开始懂得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养家，尽力保护安心和她的孩子，生活清寒却感到满足。当毛杰前来寻仇时，他为了保护安心而被打得差点丧命，展现出成熟稳重、真爱至上和富有责任感的一面。

毛杰的性格极端，爱的时候用尽全力去爱，恨的时候用尽全力去恨。他曾对爱情充满憧憬，无料换来的是安心的背叛，导致家破人亡。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他间接害死他和安心的亲生儿子。他不断地扰乱安心宁静的生活，只为达到复仇的目的。“一个性格偏执的贩毒分子，之所以能得到众多读者和观众的理解和同情，则源于他对安心真心实意的爱情。虽然他后来做了很多残酷的事情，但都是建立在安心的“背叛”之上。”（孙钦星，2010:84）他对安心的爱是不容置疑的，这点可从他最后一次寻找安心的场面得以看出。尽管安心的背叛使他失去所有至亲，带给他无限痛苦和折磨，但在他完全有机会一枪杀死安心时却始终不忍心对她下手。“他站在安心面前，把枪一次一次的对准安心，但没打。他脸

上挂着纵横交错的眼泪，他哭歪的嘴唇上已经微微有了一点胡须，但依然是张年轻的脸。”（海岩，2010d: 326）岁月、精神折磨和牢狱之苦改变了他的外貌，却没有改变他还爱着安心的事实。只是他们的身份和处境，使他明白他们的缘分已尽。因爱而恨、因恨而疯狂的他，除了阴森可怕的形象，其实存有天真浪漫和痴情的一面。

《爱人》中的韩丁在陷入爱人和其前男友的三角关系时，展现出尽量保持理智、隐忍、退让和尽忠职守的一面。起初他对爱人为了拯救前男友而过于积极的态度，深感不解和反感，甚至因为嫉妒而对爱人发泄不满的情绪。他最终还是抵不住爱人的哀求，继续当龙小羽的辩护律师。过程中，他“始终处于矛盾、困惑中，他是个好律师，尽职尽责，有职业道德，自费为情敌辩护，为龙小羽四处奔波，不辞劳苦，还要不时地被罗晶晶误解成他不真心为龙小羽辩护。”（吴修成，2006:20）他的处境充满矛盾，稍微处理不当，都会被认为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职责，有违律师的职业操守。为此他经常拷问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良心，展现出在个人利益与职业道德之间的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一面。直到后来了解小羽的隐情后，他才开始心甘情愿地为其翻案，可见他善良和愿为爱情付出的一面。

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罗晶晶生活安逸，根本不在乎恋爱对象的社会地位和贫富，只凭感觉而陷入爱河。当时的她给人一种天真烂漫、涉世未深的形象。直到小羽失踪、父亲过世、公司宣告破产后，她才意识到物质的需求和重要。她很快和能够提供她物质需求的韩丁，展开恋爱关系。这时的她产生一种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形象：使用韩丁辛苦赚回来的钱买名牌、不务正业、睡觉时间占

去生活的一大半等。尽管现实使她开始变得功利化，但无可否认的是，她对龙小羽的情感却始终如一：

“封闭的家庭教育，孤独的成长经历，使她虽为富家女，却能不顾家长眼中的身份、地位，不顾世俗中的金钱、仕途，爱上贫困潦倒的打工仔龙小羽。即使龙小羽负罪入狱，罗晶晶依然坚信她的爱人是清白的，并动用一切关系，拯救爱人，拯救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张引，2007:103）

她对小羽的痴情程度曾一度韩丁咋舌，甚至心生嫉妒和愤怒之情。她“为了拯救命案缠身的龙小羽，求韩丁帮忙不成，为了筹集聘请律师的费用，不惜出卖色相，参加内衣秀。”（张军艳，2009:10）每回高贵优雅地出现在模特儿展示台的她，为了拯救昔日爱人，不惜抛弃尊严、忍受屈辱，在众人面前袒胸露背，可见她对爱情盲目和甘愿牺牲的一面。日夜为小羽奔波和操心的她，却忽略了现任男友韩丁的感受。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她早已习惯被照顾和捧在手心的感觉，因此对韩丁的付出和包容总是当作理所当然。从她对解救小羽的坚持不懈看来，她痴情中又带有自私和倔强。同时，她也是现实中注重物质享受的女生之投影，她和韩丁的关系，某部分是建立于韩丁能够提供她物欲需求和享受的经济基础之上。

## 第二节 悲剧人物设定的心理转变

海岩小说悲剧人物，在小说后期显然出现与起初心态有所差异的心理变化。悲剧人物的心理转变，向来是海岩用以表现这群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及展示其成长与蜕变的刻画手法。这群悲剧人物的心理转变，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系统理论<sup>9</sup>：本我<sup>10</sup>、自我<sup>11</sup>、超我<sup>12</sup>（邱运华，2006:85）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不停拉扯，进而导致人物的心理转变。

《永不瞑目》里，欧庆春原本的理想对象是成熟稳重，“充满智慧而又不显山露水的男人。”（海岩，2010c：5）她的未婚夫虽然长相一般，但却因为他成熟稳重并能提供她安稳的生活，让庆春选择与他结婚。她的自我使她压抑住对理想爱情的渴望，趋向对现实的考量。对婚姻的将就，使她在结婚前夕“还没能找到结婚成家的感觉……她的自由的单身女孩的生活，就要永远地结束了，就像旧时代的妇女盘起头发，标志着不再年轻、让人不免生出几分失落和伤感。”（海岩，2010c：5）肖童的出现激发出她的本我，让她看清自己对理想爱情的渴望。在还没遇见肖童之前，她没想过自己会爱上这类帅气、热血、有点冲动，年龄比她小的大男孩。她认为男人应该成熟稳重、顶天立地，为国家和人民献上一份力量。面对肖童积极地对她展开追求时，起初她是有点抗拒的：“她克制了自己

---

<sup>9</sup> 人格系统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主要部分所构成。

<sup>10</sup> 本我：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完全隐没在无意识之中，它主要由性的冲动构成；是人们所有热情、本能和习惯的来源，是遗传本能和基本欲望的体现者，它没有道德观念、甚至缺乏逻辑推理，唯一的需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本身。

<sup>11</sup> 自我：社会的产物，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间者；控制和指导本我与超我、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有逻辑、有理性，并具有组织、批判和综合能力。

<sup>12</sup> 超我：人格在道义方面的表现，是理想的东西，分为自我理想和良心；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 and 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体现者；根据社会行为的标准和要求，设法引导自我走向更高的途径。

的冲动，也幸亏她坚守了自己的承诺——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她会放纵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海岩，2010c：134）超我使她不断在道德观与社会伦理中徘徊。直到后来被肖童真诚的表现所打动，才逐渐对他改观并爱上了他。庆春“作为一个警察慢慢被感动的过程，从很政策性地接触肖童，到被感动，又失望，然后再感动，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是文学的。”（海岩，2013:53）她的职业和道德价值观使她不得不作出理智的思考；本能的欲望却经常让她陷入两难，形成一个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

这部小说基本上可看作肖童的成长与蜕变史。本该出国深造的他“为了爱，最后心甘情愿地参与缉毒这个事情，写出新新人类，或者说带有新新人类特征的人，怎么变成英雄。”（海岩，2013:53）这位平民英雄起初根本没意愿参与缉毒行动，只为答应爱人的请求而贸然加入线人行列。他向来“独立生活，因其没有受到过多的束缚，所以他对任何事情都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应该说他就是典型的“新新人类”一族，生活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崇尚个性，强调自我。”（姚国军，2004:33）这是他本我的表现，为了理想爱情而不顾一切代价。被陷害染上毒瘾后，他曾几度萎靡不振，在超我和自我的平衡下，终于在沉沦中觉醒，并主动再度回到毒贩身边执行任务。后期的他下定决心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面不改色的走向死亡。“从肖童对理想认同过程的描述，形象地说明当代年轻人并非完全排斥、抛弃了理想，他们只是不愿被动接受那些大而空的理想，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完成贴近他们的实实在在的理想。”（姚国军，2004:33）肖童从起初的稚气、懦弱、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转变为成熟、勇敢、坚毅和实际的心态，从中可见证其成长与蜕变。

《玉观音》表现出杨瑞从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转变为成熟稳重、专情男人的成长与蜕变。在还没遇见安心前，杨瑞毫不手软地花父亲的钱，过着浪荡挥霍的生活。本我使他尽情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为寻求快感。当他遇见安心后，从她身上感受到原来这世上存在着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使他开始逐渐收敛放荡不羁的个性。“爱情使杨瑞由游戏人生的嬉皮士变成了一个勤恳、务实、平和、负责任的青年。”（吴修成，2006:10）随着和安心相处的时间越长，他越能感受到平凡安宁的生活比以往那一瞬即逝的刺激更为重要。超我和自我开始起了作用，促使他作出压制欲望、并为他和安心的人生不断付出的举动。他起初追求刺激和新鲜感的心理，也转变为追求踏实和安稳的生活。他甘愿放弃物质，为安心“去向父亲借钱，遭痛骂；求助于刘明浩，敲了他十分钟的门，并忍受他的奚落；为了生活，干搬电脑等体力活，四处求职碰壁，卖家具家电、押身份证以让医生救小熊等。”（吴修成，2006:10）他不同阶段的举动，展现出一个只愿接受到学会牺牲与付出的心理转变过程。

安心起初与丈夫张铁军维持着稳定的关系，后来却因为一时寂寞难耐而与毛杰发生关系，由此展现出本我促使她犯下的错误。后来，超我使她决定斩断与毛杰的关系。她“心里的矛盾和自责越来越强烈了。她不想再这样和毛杰偷偷摸摸地厮混下去。特别是每当铁军带着她母亲亲手做的各种有营养的食物迢迢数百里过来看她的时候，她更会有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海岩，2010d: 70）这时的她已从起初追求刺激的心理，转变为自责与忏悔，她主动和毛杰表明他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中国人本来最缺乏忏悔精神的，因为忏悔是西方宗教原罪说的产物，中国人不承认原罪，所以不需要忏悔。但她真诚地忏悔了。”（海岩，2010d: 71）前一段时间她因为出轨，良心遭受谴责，茶饭不思。后来因为身份冲突而间接导致

毛杰家破人亡的她，惨遭毛杰复仇而历尽悲痛，看淡一切的她从追求轰轰烈烈转变为只愿过上平凡日子的心理。最终，在超我和自我的驱使下，她选择离开爱人杨瑞而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

《爱人》里的韩丁是最能展现出心理转变的代表人物。当他发现爱人不断和涉嫌杀人的前男友联系，向来理智的他顿时崩溃。韩丁怒火中烧时对爱人喊道：“他是杀了人的，他犯了这样的大罪，无论你认识谁，无论谁为他辩护，他都难逃一死。杀人偿命，这是铁定的法律！谁也救不了他的！”（海岩，2010a：91）当时他显然不想为情敌进行辩护，下意识认定了小羽就是杀人犯。面对爱人的茶饭不思和牺牲色相为凑得律师费的举动，他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她的要求，但并非心甘情愿。在审讯过程中，他逐渐了解真相，超我使他的道德良心迸发。在自我调节下，他压抑愤怒和嫉妒之情，进而认真地对待这起官司。他“忘记了他与龙小羽之间的情敌身份，忘记了救出龙小羽意味着失去罗晶晶，毅然站到法律的制高点，力图还原真相。”（孟琦，2015:12）与起初被感性冲昏头的愤恨心态相比，后期的他显得更为公平和正义，站在专业律师的角度以求破案。

另一位面临重大心理转变的龙小羽，本是善良、有义气和知恩图报的人，因为四萍曾在他受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导致他往后总是被这桩人情债所困。四萍利用他的优柔寡断和容易心软的心理，屡次威胁他作出有违道德良心的事。前几次他为了报恩都一一照做，但却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四萍的心。令他产生心理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项，第一是四萍的得寸进尺，第二是他和罗晶晶的关系。“罗晶晶为流浪儿龙小羽带来的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和未来，使龙小羽不惜伤害前女友来保护他现有的一切。”（张军艳，2009:11）他因为贫穷而比别人更了解饥饿的痛苦，比别人更渴望物质需求带来的满足（本我）。晶晶的出现改变了他



的命运，使他尽全力想要保护他们之间的关系。四萍的威胁足以毁灭他和晶晶的未来，为了保住安稳的现状，他不得不转变屈辱忍让的心理。“在面对四萍再一次的挑衅时，他绝望地找不到解脱，濒临崩溃的境地，只好毁灭了四萍。真相大白之际，只得羞愧的自尽于四萍母亲的膝下。”（孟琦，2015:14）在本我、自我和超我失衡的状况下，超我使他为过失产生深重的内疚和罪恶感，即使韩丁努力把从刑场上救回，却无法挽回他为了躲避良心谴责而选择自尽的命运。

海岩悲剧人物的多面化与心理转变，往往展现于他们经历过一段意想不到的命运发展之后。他们的多面化是面对矛盾、挣扎与抉择的表现；心理转变意味着成长与蜕变，正如现实中的我们，必须有所经历才能从中得到启发和领悟。透过这群悲剧人物从起初的自私、幼稚、为所欲为，日益趋向成熟和理智的心理转变，得以发掘命运和现实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影响。

## 第四章 “生死之恋三部曲”悲剧人物的艺术特征

海岩小说悲剧人物的鲜明个性，及其引人怜悯与恐惧的命运，往往使读者对其难以忘怀。从他们身上可发觉理想与现实的交叠，和人性光辉与黑暗的一面。他们当中有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两者皆承载着不可忽视的艺术特征。

### 第一节 艺术特征（一）：突显作品中“人本”的主题思想

纵观海岩小说，不难发现其内容“含有远比爱情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主题思想蕴含。”（付鹏，2007:11）作者刻画出的凄美爱情故事，只是他用来表现小说主题思想的“外衣”。他主要想表达的是人本，人的本质，亦可称为本性。他说：“我们被太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了人的本质。”（海岩，2013:5）由于利益化和功利化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因为物质欲望泛滥而逐渐忽略人本的存在。“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面具的时代，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涂抹了厚厚的颜色，无论光鲜亮丽，还是混沌沉着；无论台上作戏，还是台下做人，无不变幻种种姿态，游戏粉墨之间将灵魂隐蔽，将爱憎遮掩，让本来的面目无法看清。”（海岩，2014:10）现实社会使人们把本性隐藏得太深，人们始终不敢曝露自己最真实的灵魂与情感，害怕遭受某种利益损失或伤害。这种现象换来的是世人对我的伪装和对世事的冷漠。“海岩小说的基本精神是人文的，是对真、善、美执着的描写，是对普通小人物的人性美的关注和主人公性格的自我历练和升华。”（傅明、杨红旗，2009:136）他透过刻画悲剧人物形象，表现出对人文精神的重视和对真、善、美的坚持，为活在物质化、功利化、商业化社会中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冲击与教化。学者吴修成在《海岩小说创作论》中提到：

“他在作品中讴歌美好的爱情，赞颂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真情，描写了一个个与金钱、地位无关的纯洁浪漫的爱情故事。同时，他又常将纯真的爱情置于金钱、利益面前，描写了不同的人在其中的不同表现，从而使纯真的爱情更显美好，使唯利是图的人更为猥琐。他的作品在赞美纯真爱情的同时，也写了爱情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同遭遇。”（吴修成，2006:7）

虽然人性真善美在现实中难求，但并不代表人们不渴望、不向往这种最真实、最美好的精神和情感。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现实中缺乏对人本的表现，它才显得更加珍贵。海岩想要透过悲剧人物形象来唤醒人们对人本的重视，证明其存在的意义，提醒人们更加勇敢和真诚地直视自己的本性，包括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和对人性丑恶的反省。他“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海岩，2013:5）《永不瞑目》描写大好青年肖童因爱慕虚荣、道德观微弱和意志不坚，导致身心灵和名誉受损，赔上性命；《玉观音》刻画出善良温柔的女警安心因背叛、谎言和优柔寡断，而造成仇人的杀戮，导致孩子不幸身亡；《爱人》表达的是低下阶层龙小羽和祝四萍因遭受社会打压而逐渐扭曲的心理，导致杀戮和自杀行为。这群悲剧人物虽然都曾犯错，但他们单纯、天真、敢爱敢恨的本性，显露出他们的珍贵和可爱之处，也展现出作者对人本的理想追求。

## 第二节 艺术特征（二）：强化作品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提到：“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时，便成为悲痛根源；但降临到别人的头上却给我们最大的快感。”（朱光潜，1996:61）人类普遍上存有幸灾乐祸的心理：在成为悲痛和苦难的围观者时，心灵上难免会产生刺激和快感。当人们在别人身上看见比自己更为悲痛和凄惨的命运，悲悯和怜悯之情将油然而生，并从中获得自身优越感和精神与心灵上的满足。这种悲剧快感“起因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残酷与恶意，它们能给人的生命力以强烈的刺激”（朱光潜，1996:260），往往成为提升作品感染力与震撼力的首要条件。

海岩正是透过描写悲剧人物迂回曲折的命运和惨绝人寰的下场，激发读者的悲剧快感，以达到精神和心灵上的满足。他所创造的悲剧人物“不仅给人以恐惧和怜悯，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振奋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它让人悟出人的精神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摧毁，从而产生审美快感。”（鲍晓，2008:47）《永不瞑目》、《玉观音》和《爱人》中的悲剧人物如肖童、龙小羽、安心等人，他们的命运崎岖，大都以死亡作为最终的归宿。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在达到渲染读者个人情感的目的之余，还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作者意图通过悲剧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带来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唤醒人们对道德观和人价值观的重视。

### 第三节 艺术特征（三）：彰显悲剧性冲突

悲剧性冲突是导致人物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前徘徊不定，陷入两难的主要因素。人生来追求自由和理想，但也是注定受支配和不自由的。“外在世界和内在自然，都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统治，人不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人的自由愿望往往难以成为自由的现实。”（尹鸿，1992:2）人总是在理想与现实悬殊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力求突破现实而达到理想境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与对立，使人们在实践理想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这段过程是充满矛盾和挣扎的，而人们却从来不曾停止过追求理想的欲望，因此导致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

“在人的努力和努力的结果之间，在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实际达到的目标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就是人类的悲剧性。而且这种差异越大，悲剧性就越强烈，人类对自由的追求越迫切，悲剧性就越深刻，人类的自由之心永不满足，人类的悲剧性也就永无止息，自由与必然的悲剧冲突构成了人类生命的宿命。”（尹鸿，1992:3）

人类对自由愿望的追求和身不由己，导致宿命和悲剧的发生。人类越是用用力地反抗现实，在悲剧的泥泞中就越陷越深。“没有冲突、没有对灾难的反抗，就不会有悲剧。”（朱光潜，1983:56）在这理想与现实交织的世界里，冲突的存在导致人们与命运的博弈，进而促成悲剧。海岩透过对悲剧人物的刻画，展现出他们在现实的束缚之下，仍然勇敢追求理想而产生的冲突：其中包括人类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sup>13</sup>（尹鸿，1992:7）、个体与他人的悲剧性冲突<sup>14</sup>（尹鸿，

---

<sup>13</sup> 人类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个体的欲望、需要和理想往往会超出社会所提供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因而，个体经常与社会产生冲突、矛盾和对立，这种对立发展到极端，往往就是个体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所否定或毁灭。

1992:8)和人类与自我的悲剧性冲突<sup>15</sup> (尹鸿, 1992:9)。这群悲剧人物在面对由爱与恨、善与恶、情与理、正与邪、是与非、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理性与感性等的二元对立因素,所造成的人性冲突之下作出的抉择,往往就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

《永不瞑目》叙述的是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大学生肖童,为了协助警方破案而染上毒瘾、逐渐沉沦,不断地陷入道德与欲望的人性冲突中,无限重复着挣扎和觉醒的过程。为了对爱人的承诺和为国效力,他硬着头皮一而再、再而三的徘徊于吸毒与戒毒的过程中。虽然也曾茫然无助、彷徨和绝望,但在认清自己的信仰后,肖童决定坚守信仰,和邪恶同归于尽。

《玉观音》刻画的是女警安心因对婚姻不忠而引发的悲剧。平淡无奇的婚姻,使她产生一种追求激情的欲望。她从毒贩毛杰的身上找到理想中爱情的样子,在欲望的驱使下,她犯下了出轨的错误,也使她陷入道德和欲望的挣扎中。当她发现毛杰的身份和她的职业之间所产生的二元对立冲突,更是令她陷入两难。在罪恶感深重和自我惩罚的念头交织之下,最终选择离开爱人和恢复警察的身份,隐姓埋名地执行缉毒行动。杨瑞多年的好友刘明浩竟然因为利益

---

<sup>14</sup> 个体与他人的悲剧性冲突: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意志、利益、情感,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人与人之间尽管有着许多共同点,但也有许多差异和矛盾,有时这种差异和矛盾由于无法解决、无法控制,就会发展为悲剧性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人之间。

<sup>15</sup> 人类与自我的悲剧性冲突: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系列的内在矛盾构成了人的本质。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相互对立、相互冲突,一旦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的强度,互不妥协和调和,就会带给人巨大的心灵痛苦,形成一种心理悲剧。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代表本能的欲望,它遵循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代表理性的控制,它遵循现实原则行动;超我则代表社会的道德,它遵循伦理原则行动。

而造伪证，让他承受牢狱之灾，展现出人类在利益面前的自私、势利和罔顾道义。

《爱人》描写各种社会阶层贫富、教育和经济能力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现象。受尽饥饿和寒冷折磨的社会低下阶层，无论是教育和经济基础，都远不及城市中生活条件优越的人们。在面对物质和欲望的强烈冲击，他们往往为了利益而忽略道义。四萍为了摆脱贫穷，偷窃工厂里的金箔和威胁小羽；小羽为了前途，杀害四萍。小羽和四萍是在人类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之下所产生的典型人物。他们在被现实压榨的环境中坚持追求理想生活，却因缺乏教育、经济能力、文化素质和道德涵养而误入歧途。

#### 第四节 艺术特征（四）：揭示人物遭遇及其对命运的追求与反抗

悲剧精神是“一种正视人生苦难，反抗命运和邪恶势力的作弄，争取人的自由的伟大而崇高的精神。悲剧英雄遭受苦难的磨炼，百折不挠，勇于战斗，敢于牺牲。”（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著，程朝翔、傅正明译，1992:3）悲剧人物的伟大，不只在于他们的命运和痛苦的经历，而是在于他们面对命运和苦难时，所表现出的坚毅与反抗精神。“悲剧人物在那冲突中总是失败，但在精神上却总是获胜，始终顽强不屈。”（朱光潜，1983:56）悲剧人物不惧与命运抗衡，其精神长存并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正如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对其悲剧人物的塑造：

“索福克勒斯把自己的悲剧英雄提高到一般雅典人的水平之上，使他们成为理想的人物，用以教育观众。这些悲剧英雄，即使在命运的掌握之中，也没有失去他们的坚强性格。相反的，他们反抗命运的决心，随着命运的残酷性而愈渐显现出来。”（廖可兑，1994:18）

悲剧人物除了向人们展现其理想化、命运与苦难的一面，还具有勇于面对与反抗命运的斗争意识。人物对命运的反抗，能使人们从对其怜悯和恐惧的态度昇华为敬佩和崇拜。人物试图改变命运的勇气和自信，“可将消极的凄惨状态上升到积极的崇高境界。”（付鹏，2007:25）唯有表现出悲剧人物不屈不挠的命运斗争精神，才能激发出人类潜在的斗志。“屈服是神秘主义者的态度，斗争是悲剧中的人的态度；在人生旅途的终点，前者被万物同化，后者被万物毁灭。”（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著，程朝翔、傅正明译，1992:49）即使最终的结果是毁灭，也阻挡不了悲剧人物为改变命运而抗争到底的决心。



海岩小说悲剧人物，内心满怀着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并具备即使死亡也在所不惜的命运斗争精神。“海岩的悲剧在表现主人公受难的过程时，注重表现其反抗的行动。而反抗苦难和绝望的行动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波三折的。”（付鹏，2007:25）《永不瞑目》中的肖童即使毒瘾发作时痛苦难耐，却坚持不肯放弃与邪恶抗争到底的决心。他最终为了守护承诺、信仰及尊严，不惧死亡的与敌方同归于尽。《玉观音》中的安心即使受尽命运折磨，却没有使她从此绝望和堕落，反而令她更加充满斗志、坚强奋斗和积极乐观。她不惧危险，为缉毒行动而勇敢踏上前线，颇具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精神。《爱人》中的龙小羽一生都在思考如何摆脱贫困，顽强地与命运抗衡。为了过上理想生活，他宁愿背弃道德原则，也坚持不肯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根据董振英的说法：

“海岩小说中的主要的人物大多数代表着正义，从他们的身上可以体现出人性的真善美，对人道的关注和对理想的守护，他们的理想与情感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出深深的理想性以及浪漫性，他们无论是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还是尚为生活的艰辛而奔波的普通人，都能够不向命运而折服和低头。”（董振英，2011:133）

这群悲剧人物，深刻地体现出个人意志的坚持和反抗命运的决心。他们坚毅不拔和隐忍的精神，包含着海岩想向读者传达的讯息：坚持追求理想，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他们不惧危险和艰辛，置生死于度外。这种顽强的斗争精神，展现出这群悲剧人物难能可贵的特质和英雄色彩。

## 第五节 艺术特征（五）：展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理想主义注重情感的表达与渲染，意图用想象力去打造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对现实人事物的再现，它反映出现实中的人事物最真实的模样。海岩除了着重于描写人物的美好形象，也相当重视社会现实的再现，他把理想和现实都融入小说中，透过人物和情节发展，展现出美好事物的稍纵即逝和现实所带来的冲击。“海岩喜欢表现美好的东西，但同时他又喜欢把美好东西上的面纱毫不留情地撕去，露出现实最狰狞的面目，让那些理想化的人物在其中痛苦地煎熬着。”（唐秋，2007:87）他塑造出理想化人物，再亲手把他们推入现实的熔炉中，接受人性与道德的拷问。这群悲剧人物拥有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爱情，但都无可避免地遭受命运和现实的压迫，并存有导致悲剧的性格缺陷和过失。

他通常先打造出这群悲剧人物的美好经历，如一场浪漫的爱情和对理想的追求等。然而，他又让这群美好的人物体会现实的残酷，导致他们在矛盾与挣扎中被击垮。

“凡是具有美学的社会意义的悲剧现象、事件和人物，都能构成美学范畴。这种悲剧，在本质上与崇高相通，或者相似，它尽管给人带来无限悲痛与哀伤，但人们总能从中化悲痛为力量，振奋精神，激励斗志，陶冶情操，净化思想，给人以悲壮的审美感受。海岩小说中悲剧美的表现首先源于作者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在作者对悲剧性现实的深切感受及对此困境进行不倦询问和抗议的心理意向。”（鲍晓，2008:1）

海岩不仅透过人物展现出理想中的追求，也写实地刻画出人物在面对现实遭遇时的冲突与挣扎。中国著名导演赵宝刚曾在访谈中说过：“海岩的作品有

他根深蒂固的美学基础。有这种美学的基础，他才能营造出这种美的气氛……这实际上是一个美学导向的问题，海岩小说会将你带入一个非常美丽的意境当中……”（海岩，2014:54）海岩笔下的悲剧人物充满魅力的性格和跌宕起伏的凄美故事成功吸引读者的眼球，也让读者在小说中感受和投入到这种唯美的意境。他在这群美好的人物身上注入悲剧性现实的元素，突显出人性丑陋的一面，表现出“以美显丑”的人物刻画手法，使人物更为贴近现实。

## 第五章 结语

海岩通过塑造这群青春美好、朝气蓬勃、理想化，却因为隐藏着人性缺陷、弱点、判断错误和行为过失而导致悲剧的人物形象，警戒人们：一个人无论以哪种相貌、身份、地位存活在这世上，一旦在人生中作出错误的判断、思想、抉择和行为，就会在生命里留下永远的污点。或许人们会觉得这群人物未免太过理想化，但海岩却透过悲剧人物书写，把现实中的人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虽然拥有充满魅力的外貌、狂放不羁和率真的青春年少、对爱情的至高无上、对生活的积极与热诚等的迷人特质，却也有着足以酿成悲剧的缺陷和过失如贪婪、冲动、嫉妒等。

在海岩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形象丰富、多面化、情感充沛、命运多端的圆形悲剧人物。随着情节发展，人物思想和心理都有着明显的变化。海岩细腻地描写出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多面化与心理转变。他把理想和现实一并注入人物灵魂中，在满足了读者的理想追求之余，也能使读者在人物身上找到凡人的影子。他透过悲剧人物书写表现出自己对青春、爱情和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对社会现象的感悟、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揭露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人性冲突，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和伤害。

这群人物需要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命运的摆弄，他们也会抛弃完美的形象，做出有违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在这群悲剧人物书写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想表达的主要讯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嫉妒、背叛、谎言、动摇、杀戮……比鬼魂还要可怕！在这物质化、金钱化、利益化和功能化的现实社会中，

他希望人们在为这群悲剧人物的命运感到唏嘘和惋惜的同时，从中领悟到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和人性真善美的重要与意义。

## 参考文献

### (一) 参考书籍

1. C. Hugh Holman、William Harmon (1986),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2.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著, 程朝翔、傅正明译 (1992), 《悲剧: 秋天的童话》,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3. 杜元明 (1996), 《中国公安文学作品选讲》,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4. 海岩 (2010a),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5. 海岩 (2010b), 《其实你蒙蔽世人》,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6. 海岩 (2002), 《我笔下的七宗罪》,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7. 海岩 (2013), 《我们的灵魂不过如此》,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8. 海岩 (2010c), 《永不瞑目》,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9. 海岩 (2010d), 《玉观音》,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0. 海岩 (2014), 《在孤独的时代谈情说爱》,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1. 利昂·塞米利安 (1987), 《现代小说美学》,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 廖可兑 (1994), 《西欧戏剧史》,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 鲁迅著 (2005), 《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4. 吕建忠、李爽学编译 (1988), 《西洋文学概论·上古迄文艺复兴》, 台北: 书林出版公司。
15. 邱运华 (2006),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王耀辉 (2005), 《文学文本解读》,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7. 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主编（199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 尹鸿（1992），《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 [英] E.M.福斯特著、朱乃长译（2002），《小说面面观》，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 张法（1989），《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张永刚、董学文（2001），《文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朱光潜（1983），《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3. 朱光潜（1996），《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二）参考论文

### 学位论文

1. 鲍晓（2008），〈论海岩小说中的悲剧类型〉，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页 1-50。
2. 付鹏（2007），〈论海岩作品的悲剧意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页 1-30。
3. 刘平（2008），〈海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模式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页 1-41。
4. 孟琦（2015），〈海岩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页 1-36。
5. 吴修成（2006），〈海岩小说创作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页 1-48。

6. 张军艳（2009），〈论海岩小说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页 1-34。

### 期刊论文

1. 董振英（2011），〈论海岩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大众文艺》，2011 年第 21 期，页 133。
2. 傅明、杨红旗（2009），〈人性与人心——论海岩小说的人文空间〉，《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页 136-137。
3. 李娜（2015），〈海岩作品中的悲剧色彩探讨〉，《芒种论坛》，2015 年第 22 期，页 7-8。
4. 刘洁琼（2007），〈解读海岩塑造女性形象的密码〉，《长治学院学报》，2008 年 2 月第 1 期，页 45-48。
5. 任亚茹（2009），〈论海岩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 3 月第 3 期，页 112-114。
6. 孙钦星（2010），〈浅议海岩小说的人性描写〉，《语文学刊》，2010 年 2 月第 4 期，页 84。
7. 唐秋（2007），〈孤独比爱与死更永恒——浅析海岩小说中的爱情悲剧〉，《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 年 8 月第 8 期（第 28 卷），页 87-89。
8. 徐芬、庄宗荣（2006），〈凄美婉约 至情至性——解读海岩小说的悲剧情结〉，《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 12 月第 6 期，页 129-133。
9. 杨葵、李雁刚（2008），〈变形金刚海岩的文学面貌〉，《明日风尚·生活态度》，页 104-105。



10. 姚国军（2004），〈向青春的纵深处打捞理想和爱情——海岩小说创作透视〉，《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8月第8期，页32-35。
11. 余文博（2005），〈海岩小说创作中的悲剧美学〉，《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页43-44。
12. 张引（2007），〈论海岩小说的女性叙事〉，《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1月第1期，页102-105。